

# 述谓关系与现代汉语“V得C”结构\*

金 昌 吉

## § 0 引言

### 0.1

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的提出(Chomsky,1995)到现在已经有近七年的时间了,其后继的理论完善及其实际运用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但这一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实际运用还不多见,尤其是在国内汉学界。最简方案的理论和方法中有许多值得吸取和借鉴的地方。怎样将其拿来并用之于汉语研究是我们应该进行的工作之一。

### 0.2

现代汉语“V得C”结构历来是汉语学习和研究中的难点和重点。其句法和语义的复杂性为大家所公认。国内有关“V得C”结构的研究文章众多(见参考文献),而海外的一些汉语研究者对这类结构也十分重视。目前港台及海外学者对现代汉语“V得C”结构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这类结构中的V1、V2哪一个是主要动词(Main Verb或Primary Predicate)或核心(Head)的讨论上,也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理论假设(Chao 1948,1968和Tai 1973,Li & Thompson 1981,C.-R.Huang Mangione 1985,以及Mei 1978,Dai,John Xiang-Ling1992等)。然而,照我们看来,这类结构中的有些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 0.3

为了使讨论简单化,我们将现代汉语“V得C”结构的范围缩小为:V1得V2,其中V是广义的谓词性成分,包括一般所说的动词和形容词。

\*此文曾在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上海·2002)上宣读。

## § 1 相关的理论问题及假设

### 1.1

现代汉语“V得C”结构涉及两个谓词性成分和至少一个体词性成分，其句法表现与英语及其他语言有着很大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来加以分析，其结果也必然会有所不同。因此，在具体分析“V得C”结构之前，首先要简单介绍一下相关的理论问题并提出我们自己的一些假设。

### 1.2

首先要介绍的理论是论元（Argument，汉语的介绍参看顾阳 1994）与述谓关系（Predication, John Bowers 2001）。论元是句子中与动词相关的体词性成分，而述谓（Predicate）对应的是谓词性成分（包括形容词），它是一个不自足的成分，必须与另一个实体表达（即论元）结合以构成一个命题（a predicate is an unsaturated expression that must combine with an entity expression to form a proposition）。而述谓关系（Predication）是指主语（Subject）和述谓成分之间的关系。述谓是实体，述谓关系是关系（Baltin, M. & C. Collins 2001: 298）。在此理论框架里，功能的范畴F不再确定为I，而是分裂为两个范畴T和Pr，F确定于后者。范畴T代表I的指示的功能，而Pr代表述谓的功能（范畴标记Pr，简单而言，既可表记述谓也可表记述谓关系，这取决于强调的是范畴的功能还是关系的功能）。句法上而言，Pr是一个功能的范畴，它选择任一词汇范畴X的最大投影XP，而且它的最大投影PrP既可独立地生成（如果是小句SC的述谓关系的话）也可以被T所选择而生成（如果是主句MC述谓关系的话）（Baltin, M. & C. Collins 2001: 302）。述谓关系的基本思想我们是赞同的。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假设，即：在汉语的句子表达中，只要有一个谓词性成分（助动词、趋向动词以及一些虚化的谓词性成分除外）的存在，就一定有一个述谓关系存在（如果句中没有陈述向指称的转化的话）。述谓关系可以相互包孕或者连缀，也就是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述谓在同一个句子中可以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它所

涉及的内容将是极为广泛的,传统的连动式、兼语式以及不带“得”的述补结构等等都可得到解释。

### 1.3

与现代汉语“V得C”结构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理论需要介绍,即VP shells理论(Andrew Radford 1997)。这种理论认为,动词短语具有一个复杂的结构,是由一个内部的VP核和一个外部的vp壳组成的,其中的一些论元成分(如施事agent)派生于外部的vp壳,而其他论元(如主题theme)则派生于内部的VP核(Andrew Radford 1997: 367)。这一基本思想的正确与否我们在此并不想作评价,但是Andrew Radford在这一理论中提出的轻动词(light verb  $\Phi$  或 null verb)的说法(Andrew Radford 1997: 370)以及坚持二分的原则却让我们很感兴趣,我们认为如果将它运用于汉语的“V得C”结构也许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见下)。

### 1.4

为了检验我们的假设,我们首先将讨论的范围限制在带“得”的述补结构上,而且“得”的前后都是谓词性成分,即V1, V2。然后再逐渐推广,深入验证。

## § 2 从述谓关系看现代汉语“V得C”结构

### 2.1

现代汉语“V得C”结构不是一个单一的类,还应该进一步做下位分类。

#### 2.1.1

有一类“V得C”结构应该排除在外。例如:

- (1) 好得很/累得慌/坏得不得了(了不得)/气得要死

这类结构的V后成分均为副词性成分,它们对前面的谓词性成分进行补充说明,是真正的补语句。其他语言中的副词性成分也可出现在谓词性成分的后面,对谓词加以补充说明。所不同的是汉语在两个成分中间有一个“得”字来加以连缀。

由于“V得”后成分不是谓词性成分，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 2.1.2

A型。看下面的例句：

(2) 他跑得快。

对这种类型的句子，我们的看法是，(2)类中“快”是一个述谓，它与“跑得”构成一个述谓关系，“跑得”不是述谓，而是“快”的主语(Subject)。“跑得快”构成一个述谓关系，它与“他”再构成一个述谓关系。对(2)类结构的认识最早是赵元任先生(1948: 18)提出来的，苏联的龙果夫(《现代汉语语法研究》P.96)也有类似的看法。不过，他们并没有对此作出详细的解释。朱德熙先生(1966)曾经对这种说法有过一段较为透彻的评述，我们认为朱先生的意见是对的。问题在于，这类句式确实与其他的一些“V得C”结构有所不同，这一点朱先生也并没有否定。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我们虽然也赞成“跑得快”是主谓结构，但我们并不认为“跑得”已经完全名词化了，另外，我们也不赞同将V1后所有的谓词都看作是“V1得”的述谓(详下)。其实只要我们再仔细地品味一下此句的语义，就可以看到，实际上与“快”这一述谓相关的体词论元并不是“跑得”，而是句中并未出现的“速度”，它同时又是动词“跑”的一个论元(国内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项”)。句子实际表达的语义内容为：“他跑的速度快”。那么为什么动词“跑”的这个论元不出现，句子以“跑得快”这种形式出现？这是因为“速度”并非“跑”的必有论元，而“快”又不是直接陈述“跑”这个动作本身，而是对“跑”后相关的“速度”的描述，“跑”和“快”有时间上的前后顺序。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跑的”和“跑得”两种形式。“跑的”提取(朱德熙1983)的是动词的必有论元，而“跑得”并无提取，与之关联的是非必有论元。比照朱德熙自指的“VP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3) 他(开车)开得好。(开车的技术)

(4) 他(说话)说得很好听。(说话的声音)

(5) 她(走路)走得很好看。(走路的样子)

## (6) 列车(到站)到得很晚。(到站的时间)

不难发现,“跑得”正好对应的是表自指的“VP的”,与表转指的“VP的”形成互补。但我们还不能用“提取”来表述“V得”这类结构,因为它还没有名词化,而且实质上也没有提取什么。一方面,与动词相关的非必有论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种类(随动词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只有在具体的句子中才能确定(如与“开车”相关的非必有论元可以有“技术”,“时间”,“原因”,“方式”等,但在例(3)中,却只能是“技术”);另一方面,由于“V得”后有另一个谓词性成分V2,V2的语义类属以及两者之间的搭配关系义也足以使句义十分显豁,因此非必有论元不出现也就可以理解了。由于“快”本身就是一个述谓,因此还可以在后面再加一个程度补语,如:

(7) 他跑得快得很(带“得”)。

(8) 他跑得快极了(不带“得”)。

又由于这类补语是说明动词的动作和变化情况的,因此它的作用跟状语有共同之处。有些句子的补语可以有与之对应的状语,但往往要适当地改变它本身以及动词的形式,例如:

(9) 走得(很)慢→慢慢地走(李临定例)

## 2.1.3

B型。例如:

(10) 他写得很累。

表面上看,B型与A型有相似之处,即V1为动词,V2为形容词。但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A型可以有的一些变化形式,B型却不一定具有;B型所具有的变化,A型也不一定具有。如:

(2) a 他跑得快。

b 他跑得快不快?

c 他跑得不快。

d 跑得快的到这边来。

e 他跑得呀, 我觉得很快。

f \* 跑得他很快。

(10) a ? 他写得累。

b 他写得累不累?

c ? 他写得不累。

d ? 写得累的到这边来。

e \* 他写得呀, 我觉得很累。

f 写得他很累。

这是因为A型中的V2是对“V1得”的直接描述或判断, 而B型却不是。另外, A型中的“V得C”本身就是一个述谓关系, 而B型, 如(10)的结构描写式为 $S_i+V_1+E_j+PRO_i+V_2$  (S表示主语, E表示空位, 下标i, j等表示前后同指或不同指, 下同)。这一类句式中有两个述谓: 一个是“写”, 一个是“累”, 因此有两个述谓关系: “他写”; “他累”, 两个述谓的论元所指相同, 但只出现前面一个, 后一个表现为PRO。两个述谓关系之间同时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 前者为因, 后者为果。B型之所以在结构描写式中有一个空位E, 是因为它还有一种变式, 即:  $S_i+V_1+NP_2+PRO_i+V_2$ , 例如:

(11) 我望得你好苦。

句中的两个述谓关系为“我望你”; “我好苦”。两个述谓关系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为什么不用后一个结构描写式, 而是采用前一个描写式呢? 因为我们认为, 这里的NP2不是由“V得”带出来的, 而是由重动词带出来的。如(10)也可以有NP2出现, 但必须重复动词, 如: “他写字写得很累”。(11)则重复动词也可(我望你望得好苦), 不重复动词也可。二者的交换式不同:

(12) 我望得你好苦。→你望得我好苦。

(13) 他写得很累。→\*字写得他很累/写字写得他很累。

与B型相关的例子还有:

(14) 老王跑得出了一身汗/跑得老王出了一身汗。

(15) 她哭得眼睛都红了/哭得她眼睛都红了/她的眼睛都哭红了。

## 2.1.4

C型。例如：

(16) 他写得很大。

其结构描写式为： $S_i+V_1+E_j+PRO_j+V_2$ 。PRO与S不同指，而与V1的另一个隐性宾语同指（如“写字”的“字”）。这一类句式中有两个述谓，一个是“写”，一个是“大”。因此也就有两个述谓关系“他写字”；“字很大”。它也有一个变式，即： $S_i+V_1+NP_2j+PRO_j+V_2$ ，V1的宾语出现且PRO与其同指。例如：

(17) 你逼得爹没有一点路可走。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逼爹，爹没有一点路可走。两个述谓之间有因果关系。(16)的宾语也可以出现，但必须重复动词，说成：他写字写得很大。二者的变换式不同：

(18) a. 字他写得很大。

b. \*爹你逼得没有一点路可走。

(19) a. 他字写得很大。

b. \*你爹逼得没有一点路可走。

两句均可以用“把”字句来加以变换：

(20) 他把字写得很大。

(21) 你把爹逼得没有一点路可走。

也可用“被”字句来加以变换：

(22) 字被他写得很大。

(23) 爹被你逼得没有一点路可走。

“把”字句和“被”字句的变换说明我们对V1前后的两个体词论元的语义分析是正确的。

与C型相关的例子还有：

(24) 老王（刷皮鞋）刷得很亮/皮鞋刷得很亮。

(25) 小李（扫地）扫得很干净/地扫得很干净。

(26) 太阳晒得人头昏眼花/人晒得头昏眼花。

## 2.1.5

D型。例如：

(27) 他说得大家都乐开了。

其结构描写式为：S1+V1+S2+V2。这一类句式中有两个述谓，一个是“说”一个是“乐”。因此也就有两个述谓关系：“他说”；“大家乐”。两个述谓关系之间也同时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与B型的不同之处在于：B型中的V1、V2的主语是相同的，而D型的V1、V2各有自己的述谓主语。由于“说”是个双向动词，因此这类句式还可以重复动词变化为“他说笑话说得大家都乐开了。”这类句子也可以用“把”字句来加以变换：

(28) 他把大家说得都乐开了。

问题是，按照我们的分析，“大家”与“说”之间并没有述宾关系，但为什么可以用“把”字将“大家”提前呢？如果我们仔细体会一下，就可以发现，实际上，在两个述谓之间有一个轻动词(light verb  $\Phi$  或者 null verb, Andrew Radford 1997)，汉语中用“使、叫、让”来表示。下面的说法证实了我们的看法：

(29) 他说得让大家笑了起来。

由于轻动词具有词缀的性质(affixal in nature)时，因而带动V2前移与V1粘合在一起，使整个句式具有“使成义”(我们说是句式具有使成意义，并非V1具有使成义)。这样，“大家”也就成了V1的一个间接的论元，因此用“把”提前也就顺理成章了。其实，不光是D型，就是B型和C型中的V1和V2之间也都含有一个具有使成义的轻动词。如(10)他写得很累。也可以说成“他写(东西)使他很累”；(16)他写得很大。也可以说成“他写(字)让(字)很大”。有意思的是，在现代汉语里，这类结构中的“使、叫、让”并不显性地出现，那么这个“致使义”或“使成义”是由什么体现出来的？或者说，轻动词 $\Phi$ 是由什么来体现的？我们认为是由“得”来体现的。此类结构具有“致使义”或“使成义”，是很多前贤的共同看法，对这类结构的历史演变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赵长才2002，另参看王力《王力文集》第2卷)。

与D型相关的例子还有：

(30) 她哭得长富也忍不住生气。

(31) 他们(跳舞)跳得楼板都在发抖。

## 2.2

A、B、C型似乎有相同之处,但目前按我们的分析来看,它们属于不同的类型。我们推测,A型的“得”与B、C型的“得”是不同性质的东西,只是在文字上写做了同一个“得”,因此它们的结构类型也就有所不同。这一点,林焘(1957)的材料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佐证。林先生说:“在北京话里,程度补足语的‘得’有两个读音。在一般情况下‘得’读成轻音de,如果后面跟着一个主谓结构的补足语,这个‘得’既可以读成de,又可以读成dou。例如:

跑·得(de或dou)我简直喘不过气来。

气·得(de或dou)他都哭了。

闹·得(de或dou)我都没法子工作了。

象‘跑·得很快’一般就不能说成‘跑dou很快’。”他还引用赵元任的方言材料来进一步论证说:“有一些方言和北京话有同样的分别,吴语一部分方言(如常州、无锡、绍兴)和湖北通山都把北京话的dou读成‘到’或‘到则’(常州:‘倦到则眼睛张勿开’),把北京话的de读成‘得’或‘则’(常州:‘走则慢’ )”。B、C两型“得”后虽然是PRO,但仍然是个主谓结构。这说明我们的推测是有道理的(当然还需要更多的方言材料的佐证)。

## § 3 现代汉语“V得C”结构的成因及其结构语义特点

### 3.1

现代汉语“V得C”结构的成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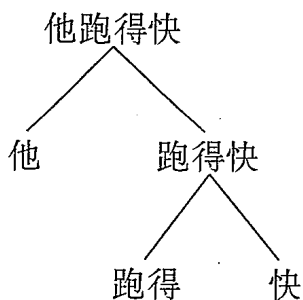
#### 3.1.1

A、B、C、D型“V得C”结构,从结构上看,都是具有两个述谓关系的缩略型结构。问题是,这样的缩略型结构,他们的成因是什么?也就是说,促成这种

句法变化的动因 (motivation) 何在?

### 3.1.2

A型的句子是两个述谓关系按递归性原则套叠而成的, 它和一般的主谓谓语句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同在于, A型句中第二个述谓关系中, 述谓的主语是“V得”, V与句前主语有着潜在的语义关系 (covert relationship), 而“V得”相关的非必有成分又是V2这一述谓的体词论元。“S+V1得”无法构成一个述谓关系, 必须在V1和V2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述谓关系后形成另一个述谓 (predicate): “V1得V2”后, 才能构成S+V1得V2这一新的述谓关系。因而也就造成了现在的A型句式。其生成如果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 应该是很简单的, 用树型图来表示, 也十分符合二分结构的要求, 即:



### 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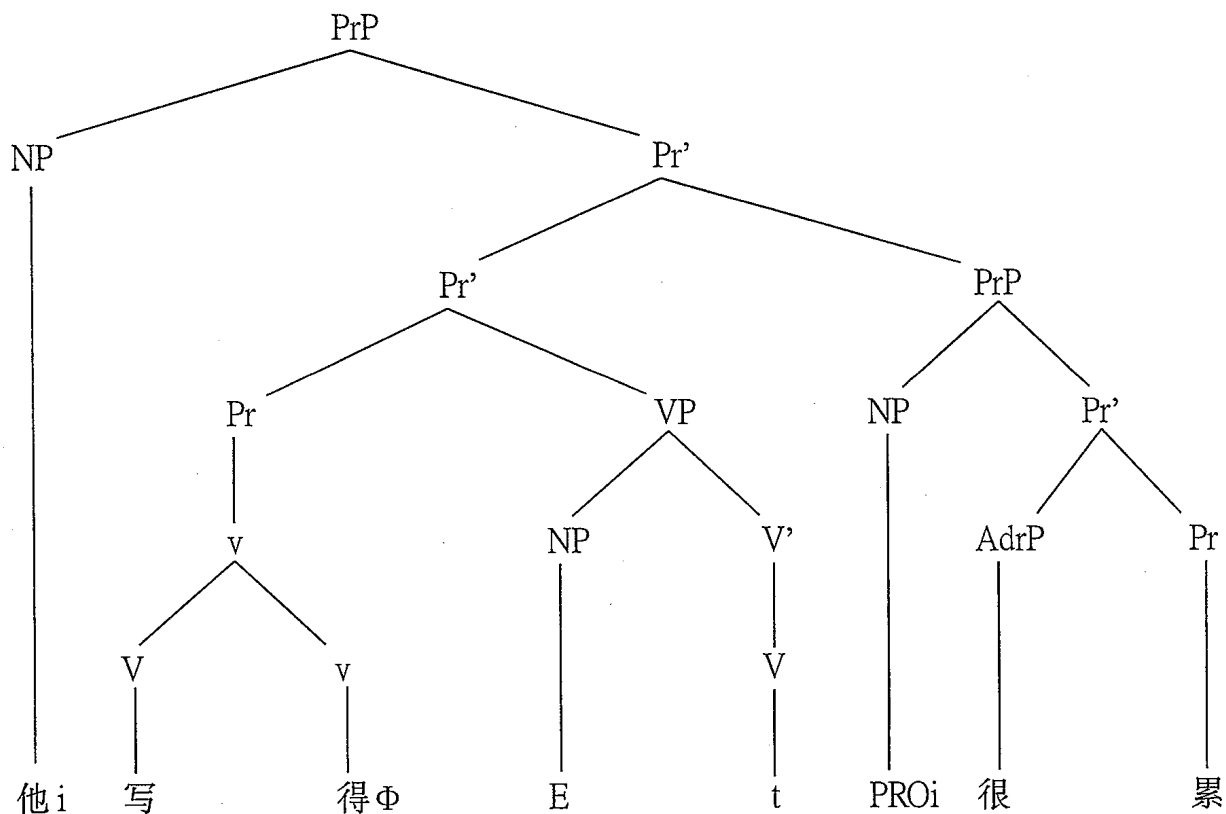
B型句、C型句与A型句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B型句和C型句虽然也有不同,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两个述谓关系中有一个论元是V1和V2共有的。D型句似乎是较为特殊的句型。虽然它也是由两个述谓关系构成的, 但表面上看来两个述谓之间并没有直接交叉的论元。然而一些复杂的语言事实 (如“把”字的使用) 却促使我们发现了V1和V2之间存在的“轻动词”, 正是由于轻动词的存在, 才使得V1和V2具有了共同的论元, 从而也才使得“V得C”结构的两个述谓粘合在一起。从这一点来看, D型句与B型句、C型句并无实质上的差别, 它们都是表使成义的句式。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 造成“V得C”这种结构的语义及句法成因是由于整个句式具有使成义, V1和V2二者之间都有一

个轻动词（句法平面上由“得”来承担），而且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论元。缩略是为了简洁，而简洁正是语言表达所要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是产生这类结构的根本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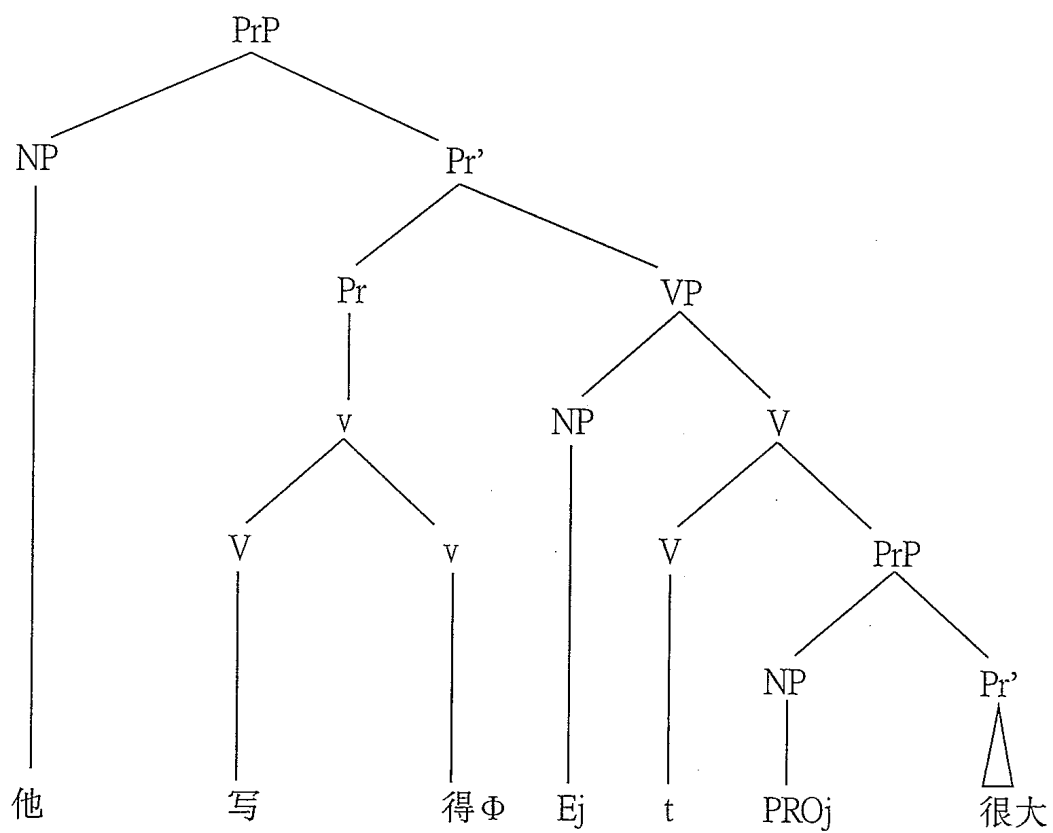
### 3.1.4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B型句、C型句和D型句的派生过程，我们将用述谓关系理论的分析方法把它们用树型图表示如下（限于篇幅，我们只图解了三种句式的几个典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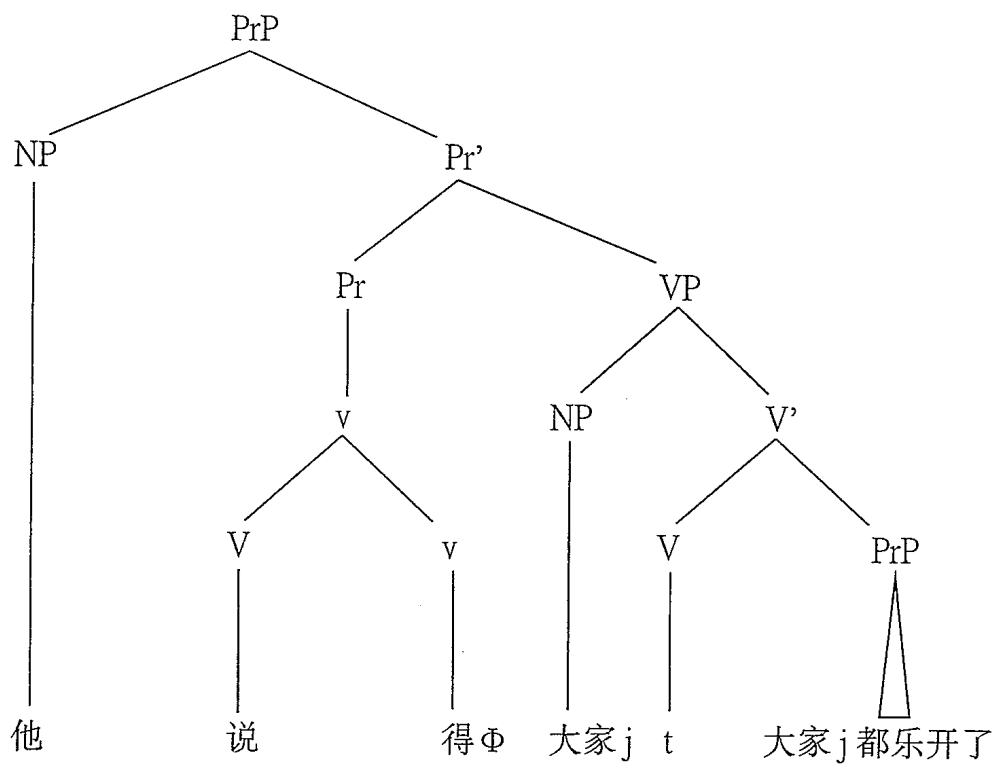
(11) 他写得很累。



(16) 他写得很大。



(27) 他说得大家都乐开了。



(“PrP”表示述谓关系, “Pr”表示述谓,  $\Phi$ 表示轻动词)

### 3.2

现代汉语“V得C”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

#### 3.2.1

通过以上的描述和分析, 对现代汉语的“V得C”结构,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 现代汉语“V得C”结构是一种缩略型结构。这一点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参看《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 P.3), 但我们现在是从述谓的角度来观察, 认为它们是两重述谓关系的缩略。(2) V1, V2遵循时间顺序原则, 前后不可互换。这一点也有很多人认识到了, 不再详述。(3) “V得C”结构中, 都有一个共同的论元(这个论元可以是显性的, 也可以是隐性的; 可以是直接的, 也可以是间接的), 整个句式在语义上具有使成义。这是造成“V得C”结构语义上的直接成因。(4) “得”是一个轻动词, 它具有词缀性质, 它拉动V2前附, 从而使两重述谓关系连接在一起, 可以说“得”起的是一种连缀作用。

## § 4 小结

### 4.1

我们采用论元与述谓关系的理论, 对现代汉语“V得C”结构进行了观察和描写。我们认为, 用论元与述谓关系以及VP shells理论中轻动词的说法, 可以较为清楚地解释“V得C”结构内部的一些句法语义上的差异, 同时也可清楚地阐释这类结构产生的动因。

### 4.2

与此类结构相关的理论还有陈述与指称的理论以及语义指向的理论。国内最早提出陈述与指称的概念并对它们加以阐述和研究的是朱德熙先生(朱德熙

1983)。陈述和指称是语言表达上的两种基本形态。指称就是所指,陈述就是所谓。指称形态反映在语法上,是体词性成分,反映在意义上是个名称。陈述形态反映在语法上,是谓词性成分,反映在意义上是个命题,或者说断言。陈述和指称可以互相转化(陆俭明1993)。但问题是,陈述和指称是语言表达平面上的概念,即语用概念,用它们来解释句子内部的结构和语义关系总是有点不大顺畅。语义指向的问题也同样如此。语义指向作为阐释句法结构内部的语义关系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的语法研究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语义毕竟只是句法研究的一个侧面,如果没有形式方面的佐证,其结果又必然是各有各的理解和解释。而论元、述谓关系以及VP shells本来就是句法平面上的概念,又同时兼顾了语义和形式两个方面,比较而言,其效果自然就比以前的一些解释和说明更好些。

#### 4.3

从以上的分析和研究来看,我们提出的理论假设是正确的,因为在现代汉语的“V得C”结构中,确实有两个谓词性的成分,也确实存在着两个述谓关系。但是否可以将这一假设推广到其他语法结构中,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证实。

#### 4.4

现代汉语的述补结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结构形式,“外语里,如英语、日语、俄语、法语、德语等语言里没有这种类型的句法结构”(陆俭明语)。带“得”的述补结构与不带“得”的述补结构之间一定有关联,但究竟有怎样的关联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搞清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后要充分研究的课题。

---

#### 主要参考文献:

-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选编 1992:《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顾 阳 1994:《论元结构理论介绍》,《国外语言学》第1期。

(苏)龙果夫 1958:《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临定 1986:《现代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

陆俭明 1993:《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著,马庆株编 1999:《语法研究入门》,商务印书馆。

沈家煊 1994:《R. W. Langaker 的“认知语法”》,《国外语言学》第1期。

1999:《转指和转喻》,《当代语言学》第1期。

王力 1985:《王力文集》(二),山东教育出版社5月1版

赵长才 2002:《结构助词“得”的来源与“V得C”述补结构的形成》,《中国语文》第2期。

朱德熙 1966:《说“的”》,《中国语文》第1期

1983:《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方言》第1期。

Andrew Randford. 1997: Syntactic theor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a minimalist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ltin, M. & C. Collins 2001: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yntactic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Carrier, Jill, and Janet H. Randall. 1992: The argument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of resultative.  
Linguistics Inquiry, 23, 173-234.

Claire Hsun-huei. 1988: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Linguist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20.59-8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Chao Yuen-ren 1948: Mandarin primer; 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IT Press, Combridge Mass.

Dai, John Xiang-ling. 1991: The resultative DE as an Inflectional Morpheme in Chinese.  
ESCOL'90: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Eastern States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eds. By Yong-Kyoon No & Mark Libucha,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67-78.

1992: The head in WO PAO DE KUAI.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20, No.1. 84-118.

- Howard Lasnik 1999: *Minimalist Analysi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 M.A.K.Halliday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second ed. London, Melbourne, & Auckland: Edward Arnold
- C.-T.James Huang 1988: WO PAO DE KUA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Language*, Volume 64, Number 2
- Ernst. Thomas. 1986: *Restructuring and the PSC in Chines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Huang. C.-R. 1987: *Mandarin Chinese NP d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urrent grammatical theories*. Cornel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Huang. C.-R. and L.Mangione. 1985: A reanalysis of de: Adjuncts and subordinate clause. *Proceedings of the 4th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80-91, Starlford: Stanfor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 Huang.C.-R. and Lin Fu-wen. 1992: Composite event structures and complex predicates: a template based approach to argument sele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FLSM3, Northwest University, May 1992
- Huang Chu-Ren. 1990: Review of Functionalism and Chinese Grammar.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8: 2, 318-334.
- Huang.C.-T.James. 1987: Chinese A-not-A questions: A modular approach.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Also to appear in *Zhongguo yuwen* 5 ( 1988 )]
- Li, C. and S.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Li, Ya-fei, 1990: On V-V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8, 177-207
- Lu, John H-T, 1973: The verb-verb construction with a directional complement in Mandarin. *Jo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39-55  
1977: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vs. directional verb compounds in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276-313
- Mei, Guang. 1978: *Guoyu yufa zhong de dongcizu buyu* [On verb phrase complements in Mandarin Chinese.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Chu Wang-Li on his 70th birthday*, 511-536.Taipei: Lianjing Publishers.

- 1987: Shi lun dongci chongfu [On verb redupli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Mei. Tsulin. 1981: Xiandai hanyu wancheng-mao jushi he ciwei de lai yuan  
[The origin of the perfective aspect construction and the perfective suffix in Modern Chinese] Yuyan Yanjiu 1, 65-77.
- 1986: Dong-bu jie gou de fazha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verb-resultative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Cornell University.MS.
- Rothstein. Susan. 1983: The syntactic forms of predication. MIT dissertation
- Tai. James H-Y. 1973: A derivational constraint on adverbial placement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397-413
- Tang, Ting-chi, 1992: The structure, function and origin of V-C compound verbs in Chinese, in Tang Studies on Chinese morphology and syntax: 4, 95-164,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 Thompson, Sandra Annear, 1973: Resultative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a case for lexical rules. Language 49. 361-79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 韩国新罗大学的金允经教授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支持。另外在修改过程中, 日本第24回现代中国语研究会的与会学者们, 如方经民、沈力等先生, 也都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和修改意见。日本筑波大学的刘勋宁教授则将他正在写作的与此课题相关的文章的提要寄给了我供我参考。在此一并致谢。